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八十五回 沈藕香預患思防 葛雲伯將機就計

卻說秦珍正在帳房裡出來，因沈順說藕香請他進去，便回到西正院來。進門卻見石漱芳身邊的翠兒和麗雲身邊的小紅，笑嘻嘻的將著手兒出來，遇見秦珍，便都站在一旁，說聲：「請爺的安！」秦珍還問了漱芳和麗雲的好，也不多講，逕自走進院中。見愛儂和賽兒兩個頭對頭攢在一處，看桌上攤著的一張單子。藕香卻自指揮銀雁，在箱籠裡不知找些什麼。秦珍進來，眾人都不曾理會，還是銀雁先看見他，因道：「爺來了！或者爺拿到帳房裡去了，自然找不到呢。」藕香回頭見秦珍站在自己身後，因道：「爺可瞧見前兒三太太開過來的一篇衣服首飾單子？拿出去了沒有？」秦珍道：「沒有什麼單子，我不接洽呢。」藕香道：「當時，我打東正院回來，記得放在衣袋裡面，不想事體多了，我就忘記得影兒也沒有似的，不是今兒翠兒又送一篇帳來，我可再也想不起那一回事。等到用時來向我要，可不糟呢？」賽兒因道：「奶奶試記記瞧，那時候穿的什麼衣服便容易找了。」藕香道：「誰還記得清呢？大約總是單衣服。彷彿記得是三老爺的週年過後，大姐兒正忙著替三老爺做陰壽，叫我去催花神鋪裡的紙紮。我記了這件，便忘了那件，我的頭腦真攪昏了！如今這一帳單子，快給你爺發出去吧，不要回頭又丟掉了。」賽兒聽說，便把愛儂手裡拿著看的單子，撇手奪了過來，遞給秦珍。秦珍看了一看，因蹙蹙眉道：「要做這許多的洋綢衣服，將來滿了孝服，可不白糟蹋了？」愛儂笑道：「現在的洋綢，花樣顏色倒比花緞要好得多呢。」秦珍道：「因為了這一點子，所以外國緞的價錢倒要比中國緞子還貴。我就不懂什麼講究！穿素的人定要穿這些洋貨，放著中國素緞子不用，倒說派用洋綢；放著現成的金器不用，倒說派用銀的，將來還不是賞給了丫頭婆子的材料，落得將就些也就罷了。」藕香因冷笑道：「你能把這話向三太太講去那就好了，否則還是少說為妙！要曉得，自從三老爺去世之後，咱們家糟蹋了的錢也算不得個數兒了，這一點子洋綢衣服值得什麼？不說別的，單替裡裡外外、上上下下的人做的孝服，給的折白錢也就算不清來。前兒那一篇帳，我記得還開上許多新光珠呢！說是本來有的花兒，都有紅綠寶石翡翠嵌著，重紮過，又捨不得，因此都要另外置備，要全珠子紮的才配。我約摸算算瞧，每人一頭珠花，倒也不好算呢，只不知道萬豐裡到底有多少錢存著，幾時你也得去查一查帳，自己有個把握，不要回來弄得尾大不掉。像咱們這種人家經得起坍一回台嗎？」秦珍聽了這話，心裡不免駭異，因想：「藕香如何忽然抱起憂來了？」卻不知道這些當頭棒喝原是沈左襄警告藕香的，因此藕香心裡也覺得有些可慮。今兒秦珍說起浪費的事，因便隨口忖了出來。不過秦珍心裡並不慮到日後如何，只不過以為孝服裡面，既不出去應酬，也就不妨將就些的意思。如今聽藕香說到萬豐的帳，不免心裡一動，因想：「葛雲伯在那裡經手，雖然不錯，只是一年以來喪事用的錢也實在不少了，究竟有沒有挪動別人的錢，這卻自己也不曾明白。」因便拿著那一篇衣服帳兒，先到帳房裡交給金有聲去辦，一面便自坐著轎子，竟到萬豐號裡去看葛雲伯。

只見號裡許多伙計，正圍在一張圓桌上，叮叮PP的在那裡看洋錢，滿桌子堆著黃皮紙包。地下還有許多藤簍，也都盛著洋錢封兒，估量是人家送進來的存款。照這局面看來，正是興旺頭裡，心裡早就放了一半，料想藕香的話，不過是杞人憂天罷了。走進帳房，問了一聲，知道葛雲伯在後進臥房裡抽大煙，因便不待通報，逕自走去，卻早有入報與雲伯，迎了出來。

原來萬豐字號，雖是秦府開的，當初只有秦文自己偶爾來轉一轉，秦珍卻是三年逢閏似的，難得光降，因此，葛雲伯深為駭異。接見以後，仍復引入他的臥房裡去，便在煙榻上坐下。因道：「珍爺難得光降，敢有什麼事嗎？」秦珍見問，倒反講不出口來，半晌始嘖嘖道：「也沒什麼要緊事。不過有一點兒不很明白的地方，想來請教請教罷了。」雲伯問：「是什麼？」秦珍道：「只因咱們府裡自從三老爺去世之後，一年以來用的錢也似乎不少了。現在雖不怎樣，只是眼前的婚喪喜事正多著呢！帳房裡要錢，少不得向號裡來取，究竟咱們自己存著的現款還有多少，須得接洽一下，方好有個把握的意思。」葛雲伯聽了這話，不禁「呵呵」的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難得哥兒這般用心。你們府裡要用錢，何用問得？無論怎麼樣，咱們號裡，哪裡會有供應不出的日子？」秦珍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只是不瞞你說，究竟咱們家一年派多少進款，我卻直到今朝也不曾明白。向來我雖管著家帳，只不過管的支出一部分，三老爺但一個折子交在外帳房裡，要用錢，只憑折子向號裡來取。照那折子上看起來時，只有支著號裡的錢來用，從沒付一個錢到號裡來的，所以我直到如今也不曾知道到底是怎麼一盤帳，咱們家自己本兒到底有著多少，每年紅利派有多少，我卻實在不曾仔細。」葛雲伯笑道：「這個也難怪你不知底細。莫說你，只怕你家二太太也不很明白。這個字號雖然是二太太的陪嫁產，但是他老人家只知道自己有著六十萬的資本，至於別人有多少資本添在裡面，自己逐年利息收入多少，支用過了多少，他老人家也從來沒有抄過一篇帳去看看。問起他自家來也還不很明白呢。」秦珍道：「是呢，這邊號裡的帳，原是三老爺親自經營的，每年送來的紅單總在三老爺自己手裡，別人也不敢敢向他問過一字。只有二太太面前偶然提及一句兩句，不過說是今年賺了多少盈餘罷了。至於進出數目和咱們家實存在這裡的數目，咱們三老爺卻從不曾露過一句口風。如今在喪亂頭裡，我也不好去問三太太要這紅單來看，只不過照著帳房裡的帳面看來，咱們家每到年底總是積欠萬豐的，從不曾付過萬豐一筆。即就現在而論，好像已經積欠一百多萬，若不接洽一下，自己沒得些把握，那將來還了得嗎？」葛雲伯道：「如今非年非節，怎好盤這一筆帳？一個消息傳將開去，只道咱們號裡站不穩了，可不鬧出大亂子來麼？我的爺，你原是個讀書種子，不懂得這些商家經絡，凡事只要過得去就是了。橫豎你們府裡要錢用，我這裡總有，也不用擔得什麼心事。只要你們幾位哥兒們安安穩穩的在家裡享些閒福，不要鬧出什麼大亂子來，我這裡總支應得起，你盡放心罷了。你如果要看帳，如今中秋節是已經過了，且到年下再說。人家的舖子想東家添下錢去，所以急著要把紅帳給東家去看；照我這裡，可比別家情形不同，憑仗我一點子牌面，包你一輩子不怕什麼。你不信你去問問金有聲就明白了。」說著便自躺下去抽他的大煙。秦珍心想，說了這一大篇話，依然沒得一些頭緒。不過葛雲伯這人是个老成持重的人，所以秦文信重於人。他料想，自己府裡斷然不止一百萬資本，所以葛雲伯一些不放在心裡；若是已經用空了，他也少不得著急起來，何致有這般大方？因便不再多講，心裡念著蘇麗君的事，便向葛雲伯告辭，逕向自己開的文具商舖去了。

卻說蘇麗君要想打胎，你道他可是真的麼？原來，麗君這人最是有心計的，知道秦珍正是望子心切，必不許他逕自打下，趁此機會，他便可以踏進一步，想個法子出來弄他一注大大的財產，因此秦瓊叫愛君去勸他時，他就對他妹子笑道：「天下也有你這般傻子！你想，我哪裡真個會拼著身子去做這冒險的事？況且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卻又改了口道：「不過在他兩個面前，總得如此說法。回來珍爺來時，我自自有話對付他。」愛君因道：「你心裡打算怎麼樣？」麗君正要說時，卻好秦珍進來了，便向愛君道：「他自己來了，我和他直接說吧。」因道：「珍爺，你可是定要我留著這個冤孽種子嗎？」秦珍見他正顏厲色的問來，摸不著他是個什麼主意，因道：「一個人，自己身體總是要緊，哪裡使得？」麗君道：「這些好聽話兒，我最不愛聽。要是直說為你自已起見，替你留一個種子，那倒還是一句話。」秦珍笑道：「便是為此呢？」麗君道：「只不過生下地來，是男是女，那是料不定的。若是男的，你果然歡喜；若是女的，便怎麼樣？」秦珍道：「那也總是自家的骨肉，終不成丟向河裡去嗎？」麗君道：「將來長大了怎麼樣？」秦珍道：「這有什麼怎麼樣呢？」麗君道：「我就怕的將來沒有飯吃！你們家的家私，輪得到他頭上嗎？老實說，我如今問你一句實話，你如果定要我留下這個孽種來，你須得先把一份兒家產與我使，我將來好和孩子度日，那麼我也不擔什麼心事了。否則，還是留著我的乾淨名兒，將來還好大家走散，自尋頭路，免得被你死絆住了。」秦珍道：「這也不是難事。我就把這一片舖子給了你，算是你的家私罷了。」麗君道：「你倒說得鬆爽！這個店不是瓊二爺也有資本在裡面嗎？怎麼你就專得起主？」秦珍道：「這個容易！我派還他的本兒，也就沒事了。」話雖如此，只不知秦瓊肯與不肯？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白璧已傷閨閣體，黃金能係美人心。